

华佗夫人之职业

蕭伯納著 潘家洵譯

華倫夫人之職業

文學研究會叢書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Mrs. Warren's Profess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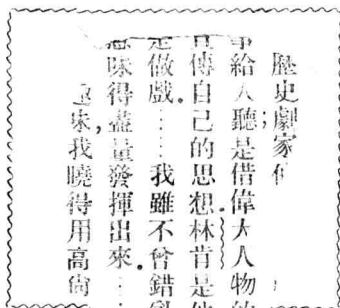
by G. Bernard Shaw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二年四月初版

印 證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文學研究會叢書) 華倫夫人之職業 (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叁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 者

G. Bernard Shaw

譯 者

潘 家 洵

發 行 者

商 務 印 書 館

印 刷 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 務 印 書 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 務 印 書 館

分 售 處

商 務 印 書 館 分 館

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
福州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
貴陽張家口新嘉坡

譯者小序

這個劇本我在三年前曾經把他譯出來登在新潮二卷一號上頭，後來仔細一看，不妥當的地方很多，並且加上了許多印刷的錯誤，有些地方竟弄得連意義都不十分明瞭。這繙譯的匆促同校勘的疏忽，不但對於原著人十分地有罪，就是對於讀者——尤其是細心的讀者——亦非常地抱歉。因此我費了一個多月的工夫——比原譯時用的工夫或許還多些——把他用心改譯了一番，把原譯改動了幾乎有十之七八。這樣一來，我並不敢說處處都妥貼明晰了，因為蕭伯訥的文章俏皮得很，有時候顧了他的原意就不能用很現成的中國話，用了現成的中國話就不能十分保持他的原意。不過我相信經這一番修改之後，這個譯本至少可以給讀者一個對於這個劇本的意義的正確觀念，不至於引起許多誤解同懷疑。拿錯誤的譯書來出版是一樁罪過，我當然不敢說我沒有罪過，不過我總想竭盡心力減少我的罪過。

我本想做一篇蕭伯訥的傳附在前面，但是我因為手頭參考書太少不敢動手，後來蒙我的朋友

雁冰先生答應替我做一篇關於蕭伯納的歷史同解釋華倫夫人之職業的文章登在這裏，我的文章就決意等着將來再做了。我應該謝謝他的幫助。

一九二二，二十四，北京。

戲劇家的蕭伯訥

在近代的英國文壇，最引人注意而亦最受人誤解——或不如說，被人加以最多種不同的解釋的，莫過於蕭伯訥這個人。

當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法國工整派戲劇雖不復有從前的興盛，易卜生在偏鄙的腦威雖已舉起戲劇革命的赤幟，而且他的作品亦已由德國流入中部歐洲，然而觀戲者還是愛看小仲馬（Dumas fils）和斯克拉勃（Scribe）的舊作，批評家還是墨守舊規，專在布局和波瀾上講究，全不注意戲劇裏的理想和實質。青年新作家在這高壓力之下，發展的希望是很少的；凡可以宣傳他們的新派戲劇的武器——戲院和評壇——都在舊派手裏。幸而新派作家也得了兩件武器，以爲抵禦敵人及宣傳自己勢力之用。這兩件武器就是腳本的印行和自由戲院的成功。近代愛讀腳本的人漸多，一種戲劇未曾演過先印成書，已成爲風氣，新派戲雖被守舊的戲院拒絕排演，但既然能印成書，有人讀，在宣傳上就得了很大的效果。加以自從一八八七年起，到一八九二年

這六年中間，恩托奈 (Antoine) 創 Théâtre Libre (自由戲院) 於巴黎，葛萊 (Grein) 創 Independent Theatre (獨立戲院) 於倫敦，青年新派作家的劇本也有排演的地方了，對於社會的影響自然更大。所以到了十九世紀末，工整派戲劇的餘毒完全廓清，新派劇本立定了穩固的基礎。

現在有些批評家稱這八十九十年代爲蛻變時代。蕭伯納就是和這時代相始終而且足爲那時代的作家的代表的一個人。從一八九二年到一九〇四年，足有十二個年頭，他等著英國的民衆來認識他，他逼著英國的批評家來投降他。終於，反對他的批評家不得不解除武裝了！反對他的羣衆亦不得不來看他的戲了！真的！他們來了一大羣！致使一九〇四年到五年度的 Royal Court Theatre 非演他的戲便不能賣座。John Bull's Other Island 上演，羣衆的反抗的防線就完全崩潰，蕭得了最後的大勝利了！而在早幾年，則日耳曼族各邦，北歐的條頓族各邦，斯拉夫族各邦以及北美合衆國的人民早已爲蕭的劇本所征服。

對於這樣一個爲全世界所注目的人物，自然我們要曉得他的性格和思想的大概——至

少是在和「戲劇家的蕭伯訥」的說明有關連的那一方。

* * *

蕭伯訥於一八五六年七月二十六日生於英國愛爾蘭的杜柏林。父親爲法庭雇員；母親本農家女，有音樂天才。伯訥是最小的孩子，上面還有兩個姊姊，一名 Agnes，一名 Lucy。一八七六年，Agnes 去世；Lucy 後爲職業的歌者，有著作數種。他們的母親是一個個性很強的婦人，凡事不大肯追隨流俗，喜歡獨抒己見。（蕭伯訥後來著『You Never Can Tell』一劇裏的 Mrs. Clandon 就是他母親的寫照）她不是一個好的管家主婦，但她是一個好母親，她極有影響於兒女的個性的發展與品格的養成。

伯訥幼時，就不大注意學校裏的功課，常常到 Irish National Gallery 去看名畫；久之，對於各大畫家的生平及意大利的藝術都已明白了解。他又喜歡音樂；從他母親那裏，他知道了一切關於音樂的知識，漸漸亦能欣賞著名音樂家的作品。一八七一年，他離學校，進杜柏林某地產公司爲雇員。這職業和他的性格是不合的，但爲家貧所迫，他竟在那邊做了五年的苦工，除積蓄

了幾個錢外，藉此他又熟知貧民的生活狀況，爲他後來傾向於社會主義的伏線。一八七二年蕭伯訥的父親去世；於是他母親帶了他姊姊 Lucy 到倫敦，以便 Lucy 得有學習歌唱的更好的機會。母親又兼任女學校音樂教員，維持生活。後四年，即一八七六年，伯訥也到倫敦，在 Edison Telephone Company 中得了個位置。於此又引起了他的對於電學及其他物理的學科的趣味，常常用心去學習，不免反倒荒疎了職務。在電話公司中勉強過了三年，伯訥辭職家居，仗他母親做教員的收入以維持生活。那時他正二十三歲。蕭伯訥後來對我們說：『人家責難我不能幫助母親，却反靠她來養活我。真的，我母親不教我替她做工，却反爲了我而做工。這是一件好事，因爲這使得我做自己的主人翁而不做奴隸了。』

蕭伯訥雖不辦事，仍是很忙。他每天總到圖書館裏去看書，如果圖書館裏沒有他，那一定是在美術館裏，如果美術館裏也沒有，那一定是在什麼音樂會裏了。他天生是辯論家，喜歡加入各種辯論會。他先後加入 Zelestial Club, Dialectical Society, Hampstead Historic Club (此後又改名爲 British Economical Association) 爲會員，在這些會社中，蕭伯訥漸漸的養

成爲一個辯論家，演說家和經濟學家；在這些會社中，他和 James Lecky 與 Sidney Webb 相識，做了朋友。於是他亦依照英國流行的風氣，在廣場上對羣衆演說，可是時常失敗。有一天，他在 Hyde Park 近著一個音樂隊行露天演講，只有極少的幾個人聽他演說，但音樂隊却吸引了一大堆人來。等到音樂停止，蕭伯納的聲音再可以被聽得的時候，他面前居然有了一大羣人了。他的巧妙的諷刺與談諧的詞令立刻征服了他的聽者。他終於叫倫敦市民認識他了。這一次的經驗，他是永久忘不了的。

一八八三年，他在某處聽到了 Henry George 的演說，於是他認識經濟問題的重要，遂用全力去研究。他讀 George 的進步與貧乏 (Progress and Poverty) 馬克思的資本論。他變成一個社會主義者了。但是他的批評的與不羈的天性使他不能崇拜馬克思的社會改造方法與經濟學說。在那時候，他又做小說，(同時做成了四部)自然沒有一個出版家肯替他出版。幸而他的好友 Annie Besant 方爲“Our Corner”的主筆，James Leigh Joynes 和 Belfort Bax 方爲“To-day”的主筆，於是他的“An Unsocial Socialist”和“Cashel Byron's Profession”，

按期連續登於“To-day”，而“The Irrational Knot”與“Love Among the Artists”則登於“Our Corner”，這兩種雜誌都是宣傳社會主義的，讀者甚少；因此蕭的小說還是沒有人注意。雖然那時著名的文家如 William Morris, R. L. Stevenson, William Archer 等人已經從這幾部小說裏認出了蕭伯納的天才了。

一八八八年，T. P. O'Connor 創辦晚報“Star”，請蕭專任音樂評論。蕭的談話而爽利的文章立刻引起了一般讀者以及報界中人注意。那時他用 Corno Di Basseto 這個假名。在“Star”，編輯部兩年，又應“World”之聘，任音樂評論。現在他不用假名了，却用縮寫名兒 G. B. 他研究 Wagner 的“The Nibelung's Ring”而作的“The Perfect Wagnerite”就是在“World”時代的產物。

一八八九年，易卜生的著作到英國來了；名劇娜拉（A Doll's House）第一次在獨立戲院排演，給蕭伯納以很深的印象。於是他又研究易卜生的著作，結果成了一本小書“The Quintessence of Ibsenism”於一八九一年出版。在那時，獨立戲院以提倡新劇自任，而只有易卜生的劇

本配排在他們的戲單上，殊嫌單調；一八九二年秋，獨立戲院的主任葛萊想排演現代英國人的劇本而難得其選，蕭伯訥乃以陋巷（Widower's House）給葛萊，請他一試。陋巷本爲蕭伯訥在一八八五年的舊作，僅成兩幕，因 William Archer（也是蕭的好友）的不滿意而擱置了的，現在蕭又找出來加了第三幕，題了現在這個「牽強而刻毒的名兒」。陋巷終於由葛萊排就在 Royalty Theatre 上演了，這是蕭伯訥的名字第一次見於戲單上，這也是第一篇英國人做的易卜生派戲劇首次演的結果是很驚人的！社會主義者稱讚這劇所包含的思想，稱讚他對於社會問題的態度；平常的每逢新排戲必到的戲迷則驚怪這劇的思想和他對於社會問題的態度！各新聞紙的劇評欄連篇累牘的討論這劇本，不但是劇評欄，連社評欄和通信欄裏都有關於陋巷的文字出現。總之，陋巷的排演雖未必即爲蕭的成功，然而確已擾起了絕大的風波，使蕭切念再試一試他的潑辣的文筆了。

翌年，一八九三年，在鼓吹社會主義與評論音樂之餘暇，蕭的第二篇劇本“The Philanderer”脫稿了！可惜獨立戲院沒有適當的人去扮 Charteris，所以就不能排演。蕭擱下 The

Philanderer 又作第三篇——就是華倫夫人的職業了。但是華倫夫人的職業又被檢查員禁止排演。因為這篇劇本裏的女英雄是老鴇，實在把檢查員嚇壞了，如何能准他排演？蕭於是摺過了華倫夫人之職業，動手寫第四篇——武器與人。一八九四年四月二十一日，在 Avenue Theatre 開演，連續至十一個星期，還有「叫座」的魔力。

到這時候，蕭伯納漸成為戲劇界的著名人物；一八九五年正月 Frank Harris 接辦 Saturday Review 就請蕭擔任戲劇欄評論。 Saturday Review 本是守舊的報紙，現在却請蕭伯納擔任戲劇評論，這是宣傳新劇的一個絕好機會。蕭逞他的筆鋒，極力替易卜生辯護，反對莎士比亞。他強迫英國人打破這個戲劇界的偶像，強迫英國人承認易卜生的偉大，（他的論文後來都收在 Dramatic Opinions and Essays 兩卷內）在這百忙中間，他又做了一本小冊子，「The Sanity of Art」駁斥 Max Nordau 的變質論。

一八九八年蕭娶女社會主義者 Charlotte Frances Payne Town Shend 為妻。是年又把他自一八九二年到一八九六年所著的劇本七篇，合刊為「快意的」和「不快意的」戲劇集兩

編。「快意的」戲劇集內有 *Widower's House*, *The Philanderer*, *Mrs. Warren's Profession* 等三篇；「不快意的」戲劇集內有 *Arms and the Man*, *Candida*, *The Man of Destiny*, *You Never Can Tell* 等四篇。這七篇，雖大多數曾經排演過，但都是在不著名的戲院，而且日子不多。此時的蕭伯納出名是出名了，雖成功尚遠。但是蕭伯納是個極有耐心的人，他堅持地等著。一九一〇年他又出版了 *Three Plays for Puritans*，有許多人買這腳本來讀，但沒有什麼人上戲院裏去看。

蕭伯納在本國的戲院裏沒有成功，在外國的戲院裏，却大大的成功了。奧國的小說家兼戲劇家 *Siegfried Trebitsch* 因 *William Archer* 的勸告，把 *The Devil's Disciple* 譯爲德文，於一九〇三年二月二十五日上演於維也納的 *Raimund Theatre*，後又繼續把 *The Man of Destiny* 和 *Candida* 譯爲德文排演，結果都很好。一九〇四年春，上述數劇又排演於柏林，得到異常的成功；大批評家如 *G. Brandes* 和 *Hermann Bahr* 都極力稱讚。維也納和柏林的大戲院連演蕭伯納的劇本，幾乎夜夜是滿座的。不獨維也納和柏林的人狂熱地歡迎蕭的劇

本；斯干底那維亞半島各邦以及斯拉夫族各國的戲院裏也都流行著蕭的劇本了；只有倫敦的大戲院尙拒絕著。然而蕭不顧，他還是努力著作，一九〇三年，傑作人及超人出版。

在美國和在德國一樣，蕭也得到了大批的聽者了。一九〇三年到四年度，紐約以及各大城的大戲院都以蕭的劇本爲主要節目。*Candida*, *The Man of Destiny* 及 *You Never Can Tell* 等三劇的名兒不曾移下 *Arnold Daly* 戲院的戲單。

鑑於德國和美國的成功，倫敦的戲院也要來試一試了。*Court Theatre* 先演 *Candida*, *The Man of Destiny*, *You Never Can Tell* 等三劇，觀者愈來愈多；這不是那些常到戲院裏去的戲迷；却是一羣揀出來的文學嗜好者。一九〇四年到五年，人及超人開演，成效更堪驚人，戲迷也要來了！接著開演 *John Bull's Other Island* 倫敦市民就完全降服在這位奇怪的戲劇家面前了！等候了十三年的蕭伯納，終於逼著英國人來認識他的天才。

*

*

*

*

這就是蕭的成功史，也就是英國近代劇發展的路程紀略。現在蕭已經成爲戲劇界的「聞

人，」莫有人再對於他的天才懷疑了，但我們看了他一生的事實，知道他積十二年之久，方才被人認識，不禁要有一個疑問：「爲什麼？」

這個疑問是不難解答的。蕭伯訥寫給法國社會學家 A. Hamon（這是蕭所指定的翻譯他的作品爲法文的人）的信裏曾經明白說過：近世的社會組織和人類的本性，乃是他的劇本的精義所在；所以必須懂得這兩者方能懂得他的作品。易卜生是診斷病源不開方子的醫生，蕭伯訥是開方子的。他是個熱心的社會主義者，他所宣傳的反屏主義（Fabian Socialism）是一種國家社會主義，（和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國家社會主義不同）他是想借劇本以爲宣傳主義的工具的，所以他的作品完全是「理智的。」他看見了近代社會組織的病的根源，看見了人類本性上的天然的缺陷，於是本他的信仰提出醫治補救的方法；凡曾經對於近代社會組織下過一番研究工夫，曾經考察過人類本性的，看了他的方案是懂得的，生興味的；然而給未曾研究過考察過的人們驟然看了，一定是不了解的。這是在思想方面蕭的作品不能立刻就得人歡迎的一個原因。

第二，蕭伯訥的劇本不是描寫一件事實的發展，像大部分的劇本所做的，却是描寫一個理想或一串理想的發展。譬如華倫夫人之職業所描寫的是：由蓄娼而得的金錢是否有道德的價值？陋巷所描寫的是：剝削貧民而得的金錢是否有道德的價值。這些所謂「理智的行爲」方是蕭伯訥劇本描寫的中心點；劇中人物的離合悲歡不過是隨手拈來的「砌抹」，并不是蕭所注重的。普通慣往戲院裏去的人如果想在蕭的作品裏找人生的喜劇或悲劇，要看運命怎樣玩弄人生，那是一定要失望的。這又是蕭的作品所以遲遲被認識的一個原因了。

現在蕭伯訥是被全世界的人認識了，但對於他的議論是極不一致的；在此篇短論中勢不能詳敘各家對於他的批評，（Ernest Rhys, G. K. Chesterton, Emil Faguet 等比蕭爲 Voltaire，而 Hamon 則比之莫利哀）現在引法國現代著名批評家 Remy de Gourmont 的批評當作我們的結論罷：

「蕭伯訥是天才的戲曲家，歐洲現存惟一的天才戲曲家，他的作品是惟一的高尚而深厚的自然人生的宣言嘯！」

一九二三年三月十一日沈雁冰